



秀山丽水行

□龚志明

地。为了使古老的梯田焕发活力，目前正在创建国家5A级景区。导游还说，梯田大米也受人喜爱，每斤售价要十几元。

米、宽数十米的凹沟，崖壁赭白相间，犹如焰火烧过，酷似长江赤壁，因规模较小，故称小赤壁。悬崖中有一天然栈道，长数百米，称龙耕路，相传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驾龙耕出来的。导游说，山体原为东北向断裂，因受溪水侵蚀和风化作用，岩石崩塌，断面裸露，成此绝壁奇观。

到了缙云自然不能错过缙云烧饼，游客中心出口处有售，8块钱一个，尝起来酥软又鲜、满口生香。

●云和梯田

云和梯田景区是华东最大的梯田群，被誉为“中国最美梯田”。在索道缆车上看到，两边群山吐翠，似层层绵延的绿浪涌向苍穹。梯田分布在周围高山上，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700余层梯田层层叠叠，跨越谷地、丘陵、高山、高寒四个地质景观带，拥有“千层梯田、千米落差、千年历史”的特色。

云和梯田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云和山区，田地最为宝贵。先人在高低起伏的坡地上，经年累月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田地。导游说，梯田美景，春夏秋冬均不同。春来水满田畴，夏至佳禾吐翠，金秋稻穗沉甸，隆冬雪兆丰年，四季轮替皆风情。现在，这里已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中国摄影之乡——丽水的主要采风基

百余平方米，潭水从松溪导入大溪，汇入瓊江。

瀑布不远处有石门书院，是当年刘基读书的地方。刘基，字伯温，明代开国元勋，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这里的建筑是按元明时期书院的风格新建的，地址仍是刘基师从郑复初读书求学的地方。书院旁还竖着一块一人多高的石头，上书“千读百温”四个大字。传说少年刘基为鞭策自己勤奋读书，自号“百温”，以示千读百温之决心。

●石门洞

石门洞位于青田县城西北30公里的瓊江南岸。临江有钟、鼓两山，对峙屹立，宛若城门，故称“石门”。自南北朝永嘉太守谢灵运发现此地以来，已有1500多年历史。自古素有“世外桃源、洞天仙境”的美誉，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

渡船登岸前行不久，头顶上是一座跨山的铁路大桥，恰巧火车经过，轰隆隆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沿着小溪继续前行，远远便听见流水声，一条白练从天而降，石门飞瀑到了。

瀑布从数十米高的崖壁上飘然洒下，如万斛明珠四处抛洒，将四周弄得迷蒙一片。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瞬间冲淡了炎热天气带来的闷热和焦躁，让人心中一片安宁。石门洞瀑布两侧绝壁环绕，左壁上布满了自南朝以来的历代摩崖题刻。瀑布的对面有观瀑台、观瀑亭、泻银桥。瀑下有积潭潭，面积达

●通济堰

通济堰，位于莲都区堰头村。走进村口，只见一棵需三四人可合围的古樟树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拍照留念。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古老的樟树。

早在公元505年，为防洪水泛滥，又利农田灌溉，古人在瓊江分支大溪和松荫溪的交汇处，开始修建弓形大坝，从南端的堰山弓脚一直连接到北端的引水渠。为保护大坝根基，古人又在大堤上种植了数千株香樟，稳固大坝桩基。

古堰，南朝开建，经历朝修建改造，至今仍保存完好。灌溉渠道，由干渠、支渠和毛渠组成，蜿蜒绵亘，穿越整个碧湖谷地。当年的先祖绝对不会想到，千年古堰不仅还在发挥作用，而且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走进古堰，一步一景，处处秀美如画。走近晚清民居，“南山映秀”“懋德勤学”“玉叶流芳”“佳气环居”……一块块门楣匾额，充满了文化气息。千年樟树拥着文昌阁，稳固了大坝桩基，还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此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醉美太仓

□王宪良

踏着雅致的古韵，走进著名的“金太仓”。仁立于家乡的土地上，仰望天空，风烟俱净。岁月如涓涓流水，流淌着水乡的清秀，世界港口的宏伟，江南古镇的恬静，家乡文杰的灵韵，锦绣园林的幽深……寻名名胜迹，俨然一幅次第展开的国画长卷，万般诗情画意尽现其中。

诉衷情·咏太仓港

大江滚滚似飘绸，世港撼神州。
盎然生机无限，千载数风流！
通四海，锁江喉，泊商舟。
笑谈今古，远眺蛟龙，激荡心头。

注：世港：太仓港，明朝时期已为世界重要港口。

诉衷情·郑和公园

郑和昂首望征鸿，执鼎矗苍穹。
宝船七下西洋，行贸易东风。
锚起地，异国宫，耀黄红。
四七险渡，三十国余，万世神功。

注：征鸿：远征万里，事业巨大。
执鼎：手执航行秘钥图。
四七：历时28年。

诉衷情·沙溪镇

千年名镇美河边，明清景嫣然。
巷深径曲绿掩，虹跨笑容妍。
柔澈碧，染轻烟，荡蓬船。
人家枕水，黛瓦翘檐，画里江南。

诉衷情·金仓湖公园

金仓粼粼接蓝穹，绿肺翠荫浓。
栈台幽径香远，赤足草茵容。
鱼戏水，鸟翔风，醉花红。
游人潮涌，心旷神怡，其乐融融。

提灯者(外两首)

□吴文君

冬至夜，一老人彻夜提灯
佝偻着身子与
自由
忽明忽暗

苍茫大地上
坚硬的背影
虚无的触角四处游走
紧紧相握

思念的汁液快要
从灯笼里流出
轻轻地呼唤
远方的你

碾碎孤寂

今晚黑夜始终一言不发
满月的出现突然惊慌了
正在爬行的小星星
黑夜也不曾离开半步
漫漫虽无言，沉默的绵绵絮语
却回荡在空旷的漫山遍野
零下好几度的飞雪却让我暖了心
把孤寂的影子一点一点
一丝一丝全部碾碎
生出希望的嫩黄色

车窗外

一辆公共汽车在行驶
车内传来同学们的歌声
唯独她靠在窗边

天空中一群小鸟
开心地展翅盘旋
一会儿立在电线杆上，一会儿站在树梢上

其中一只小鸟发现了她
往公车飞来
其他小鸟们一一跟上

用翅膀轻轻地拍了几下窗户
随即调皮地掠过车顶飞向远方
她的心跟着小鸟
看到了高山看到了大海
看到了梦想和希望

食桑甚采桑叶

□施南宗

站在阳台上，纵目眺望窗外美景。

天湛蓝，水清静，林木葱葱，鸟鸣雀跃。这蓝绿交融，生机盎然的晴好天气，令人心旷神怡，浑身舒畅。

围墙边那棵枝繁叶茂、随风晃动的桑树，温暖的阳光在枝干嫩芽间闪烁着斑斑点点。枝头上，麻雀、白头翁、野鸽子，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你来我往地飞来飞去、不停歇歇。叽叽喳喳地没完没了，原来，它们都是来此觅食桑葚的。鸟儿们跳来跳去，采食那鲜嫩饱满的果子，同时，也有不少被它们踩落，散落于地的桑葚随处可见。

饱食过后的鸟儿站立在枝头，仰头鸣啾，欢叫声此起彼伏，交融汇合在一起，可谓是一场“大合唱”，清脆明亮，悦耳动听。

见此情景，时常会勾起我少年时的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太仓城，四周由护城河围着，护城河边有高高的泥土墙，坡面上种植了连片的桑树。待到桑葚由绿转红，再呈紫色之时，我和玩伴们在中午或放学时，结伴去桑林采摘尝鲜，同时采桑叶喂养蚕宝宝。回家对着镜子一照，吓了一跳，我的嘴唇变成了紫褐色，一副馋食相，自觉滑稽可笑。

在春天来临的日子里，小伙伴们各自把纸片上的蚕卵放置于胸口，待蚕的幼虫出来后即置于纸盒或筛子里。幼虫呈黑色，每日用桑叶喂养，慢慢蜕皮后才越长越肥壮。白色的蚕身越看越惹人喜欢，让人忍不住常去抚摸它，时不时把它抓到手中观赏，它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着实可爱。采来的新鲜桑叶必须擦干，特别是雨后采的，否则蚕宝宝食用后会腹泻，甚至死去。蚕宝宝食用桑叶的模样令人着迷，一片桑叶，它从头开始吃，直至彻底吃完再去吃另一片。或许它也知道，采摘桑叶，片片皆辛苦。

数次蜕皮后，就将结茧了。此时的蚕宝宝不再进食，排泄干净后，通体透明。那时我用稻草扎个垛，把它放上去，若无草垛，它也会在纸盒角上吐丝结茧。有时，两条蚕会结成一个茧。丝尽成蛹后，等待的就是破茧产卵。

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养蚕只是一种乐趣。长大后，才知蚕对于人们生活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染色后的蚕丝已成为刺绣的上等材料。闻名海内外的苏绣作品中，穿戴服饰更是弥足珍贵。

“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歌剧《江姐》中的唱词传唱至今，先烈们的献身精神令我们永远缅怀。

食桑甚、采桑叶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美好的记忆留在脑海，经久不忘。



送戏进园

□张屹 摄

忘不了故乡那片“海”

□顾孝渔

我老家在浮桥镇东边约3公里的顾家宅，那儿离七丫口很近，一阵小跑就到。15年前，那里已规划为开发区，每次乘公交车后回浮桥，到老宅位置前我总要站起来，用急切的目光搜寻古宅的位置。为什么呢？我想，这就是对生活过60多年老家的回忆吧。

思绪回到童年，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十分简单，爬树、攀竹竿、下河游泳、捉蟹摸虾、拉着长长的麻线去放风筝……家里人都很忙，没人管我们，只有到了傍晚，一身泥灰的我们才姗姗回家。

当时我们最向往的地方是村东不远处七丫口江滩。七八个小伙伴一到江边，快乐得像小狗一样，望着层层雪白的浪花滚滚而来，大家又喊又跳，手舞足蹈，踩着软软的沙滩奔向潮水……望着水天一色的东南方，长江的入海口，点点白帆是渔船在捕鱼，不时有巨轮冒着浓浓黑烟在江面驶过……要是天气晴好，能看清东边二十里外崇明岛的景色。当时的江堤是用草包填土叠成的，上面长满了杂草，堤外是用巨石抛投而成的防汛石坝。远远望去，青青的江堤如一条青龙卧伏在江畔，十分壮丽宏伟。

我们从小生活在江边，所以对

什么时候涨潮和退潮心里都有数。长江的潮水是规律的，阴历的初三和十八都是大潮，江边水位落差可达3~4米，非常危险，当地渔民称之为初三潮十八水。我们会选择小潮的日子去玩水，那是游泳戏水的好时光。我们手拉着手，迎着席卷而来的浪花，时沉时浮，彼此招呼着，痛快至极。一般一次涨潮的时间是4个小时，所以玩一阵子，我们就上岸去树荫里休息了。

潮涨潮落由月亮引力大小决定，月亮离地球越近，引力就越大，所以月亮明而大时，大潮也就如期而至了。七丫口如一个大的漏斗，它面向东海，是贯通太湖流域七浦塘这条主水道的出海口。之所以叫七丫口而不叫七浦口，是有历史原因的。相传南宋末年，战争频发，当时统率全军的张世杰元帅被叛军追杀，只好率全家乘船沿海岸南逃。那日傍晚他们刚到这七浦塘口，但不知此为何地，也没问讯之处，刚好有人看到岸边一棵大树上有七只乌鸦在栖息，于是就把此港口定名为七丫港了。

从七丫口向南，沿着江滩走三里多路，就到了杨林口。杨林塘和七浦塘几乎是平行地伸向百里之外的太湖，它也是太仓东西流向的主

水道。我们踏着沙滩一直向西游荡，可见到许多海浪打上的小东西：电灯泡，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彩色的胶木盒……这些都是外轮上丢下的。有几处渔夫还用渔网“挑鱼”，起初以为他们是在大海里捞针呢，其实不然，那些从内河逃出来的白鱼等不敢外游，只能徘徊在这沿海水域，刚好撞到渔民的枪口上了。每次去杨林口，我们都不忘去沙滩上带几斤黄沙回去，这是下雨天农闲时祖母用以炒花生、蚕豆的好帮手。

七丫口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地方。1932年的3月1日清晨，日寇集结大量军队，从七丫口入侵登陆，为的是包抄占领上海。当时没有守军，只有4名警察在站岗放哨，但这4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面对黑压压的日寇毫不畏惧，举枪抵抗。日寇登陆后在七丫口地区大肆放火、杀人，几乎烧掉了所有民房，犯下了滔天罪行。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那些断壁残垣。七丫口附近还保存了很多当年爱国人士捐助建造的民房，以供流离失所的百姓居住。

岁月流逝，那片金褐色的沙滩和那千年不息的潮水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